

第十三卷

王秋英傳

韓夢雲，福清諸生也。嘉靖甲子，授經於邑之藍田。道過石湖山，見遺骸焉，哀而掩之。其夜宿於藍田書舍，忽聞異香滿室。頃之，一童子入門投刺曰：「娘子奉謁。」夢雲愕然，則麗人已立燈下，斂而拜曰：「妾薰里之累也，委身草莽，二百年於茲矣，君子厚德，惠及賂。靜言感念，銜結焉忘。偶作小圖，用伸寸報。」遂取袖中彩幃一軸以遺之，題其標曰「萬鳥啼春」。夢雲馨折拜受，因詢其家世。麗人曰：「妾楚人也，姓王氏，名秋英，淡容其別號也。父曰德育，元至正間，以兵曹郎參軍入閩。妾從父之任，見執強寇，至石湖山，不忍受污，投崖而死，曩者車騎臨況，躡踵相從。此亦夙世姻緣，非偶爾也。」因與夢雲共談，言如懸河。夢雲曰：「卿能詩乎？」曰：「惟先生命。」於是啟齒微吟曰：

咄咄復咄咄，二百年來滯閩越。

口頭往事付空華，淚逐西風寒刺骨。

當時恨不早見幾，扁舟一葉隴襄歸。

海上風煙驀地起，一家骨肉隨流水。

渺渺殘魂寄碧岑，花開花落古猶今。

相逢此日無他物，贈爾平生一片心。

夢雲擊賞久之。遂申伉儷之私。

枕上作《滿江紅》一闕曰：

偶度銀河，霎時間雲收雨歇。在做了叢莽溪頭，一場轟烈。江山風雨百年心，家國存亡千里月。愧今宵勾引蔓藤，又添淒切。

煙花恥，應難雪。雲雨債，何時滅。只為塵緣把白瑜玷缺。高唐夢裡情如海，望帝山中淚成血。羞睹著嫦娥長自在，瓊瑤闕。

曉起，謂夢雲曰：「妾以感遇之故，失身於君，惟君始之終之，君之惠也。不者曲且在君，妾何敢言。」遂飄然而去。

自是數日一至，則究校經籍，揚榷古今，意灑如也。

是歲之冬，夢雲歸自藍田，獨坐於其家之小樓。秋英遣向者之童子遺以詩曰：

朔風振撼似瀟湘，滿樹歸鴉噪夕陽。

不見王孫停駟馬，惟聞牧豎喚牛羊。

荒山野水悲長夜，懶鬢疏容怯凍霜。

漠漠陰雲愁黯黯，幾時相對一爐香。

夢雲乃以除夕設主於樓，薦以酒饌。其夜，秋英盛妝飾而至，與夢雲宴飲。酒酣，憑雲肩作《臨江山》一闕曰：

燈火滿城鳴竹爆，家家收拾殘年。春陽初轉動朱弦。金爐香幾縷，裊裊長轉煙。

人事天時又一歲，迎春送臘開筵。多情杯酒更烹鮮。慙慙斟玉，相對淚潸然。

明年寒食，夢雲復攜雞黍，過秋英墳上。少頃秋英至，設席藉草，謳唱相和。夢雲以巨觥酌秋英曰：「今日之樂，千古一時，可無片詞以紀盛事？」於是秋英乃作《瀟湘逢故人慢》一闕曰：

春光將暮。見嫩柳拖煙，嬌花帶霧。頃刻間風雨。把堂上深恩，閨中遺事，鑽火留錫，都付卻落花飛絮。又何心挈提壺，鬥草踏青載路。子規啼，蝴蝶舞。遍南北山頭，紙灰綠醜。奠一丘黃土。嗟海角飄零，湘陰淒楚，無主泉扃，也能得有情雞黍。畫角聲，吹落梅花，又帶離愁歸去。

因謂夢雲曰：「妾懷君之子，今將免身矣。當產君家，食以生人乳少許，乃可育於人間也。」

遂與夢雲並轡同歸。夢雲妻子皆安之。客有問及淡容前身者，以詩答之曰：

地老天荒一化人，寒煙衰草度芳晨。

冥冥渺渺無生死，豈有前身與後身。

其二曰：

甕甕瘦魄濯寒流，偶為塵緣世外游。

莫道此生原不滅，生生滅滅一浮漚。

後月餘，產一丈夫子，時乙丑年四月十八日也。夢雲妻聞之大喜，遍覓人乳以食之。於是里人求觀者如堵矣。秋英乃謂夢雲曰：「神奇之事，愚者駭焉。兒育於君，恐招物議。妾當歸楚，寄兒於楚人。後十八年，圖與相見未晚也。」乃作留別詩曰：

兩年歡會夢魂中，聚散人間似轉蓬。

歲月無情催去燕，關河有信寄來鴻。

劍沉延浦光終合，瑟鼓湘靈調自工。

他日扁舟尋舊約，夕陽疏影楚雲東。

遂將兒攀瓦升屋而去。

忽一日，遺夢雲以詩曰：

處處青山叫子規，家家乳燕鑄芹泥。

獨憐知己千山外，遙望白雲雙眼迷。

是後每歲巧夕，一過小樓。

嘗作《滿江紅》一闕曰：

葶暑誰收，秋聲報，梧桐一葉。又聽得蛩泣階除，雁啼沙磧。清光玉宇本無塵，無奈妒雲遮素魄。一意難忘，恨從何處尋。

約。

柳風疏，歡情拆。芙蓉冷，離愁結。這滴滴丁丁，不堪苦咽。夢魂河漢隔年期，骨肉關山千里別。兩關情極目楚山雲，龍江月。迫至萬曆壬午，遺書夢雲，招之入夢曰：「兒寄湘陰黃朱橋，今弱冠矣，君得無意乎？妾請為嚮導。暇間賦得《長相思》二篇，請教。其詞曰：

長相思，相思長。獨鶴高飛九迴翔。楚天嘹唳驚胡霜，側身東望淚沾裳。思君間阻天一方，欲往從之河無梁，臨流欲溯川無航。江東渭北恨參商，安得共此明月光。長相思，相思長。

其二曰：

長相思，相思長。寒蟲唧唧九迴腸。中夜為君起彷徨，期君不至倚胡牀。衰草淡煙漫隴裏，願言載道歷盤塘，扁舟一葉過武昌。身隨鴻雁度衡陽，無令戚戚滯湖湘。長相思，相思長。

是年夢雲不果行，明年乃行。自洪塘買舟，秋英已先至矣。與之同寢處，他人莫見也。及至湘陰，果有黃朱橋者，湘陰豪宗也。有三子，日鶴算、鶴齡、鶴鳴。鶴算得之神女，叩門授兒忽不見，以白布裹兒也，而題以血書曰：

血書尺帛裹呱兒，抱送君家好護持。

乙丑之年辛巳月，甲申日壬子初時。

閩生楚長人非幻，陽氣陰胎事亦奇。

莫道螟嶺難似我，恩深還有報恩期。

末書「十八年後，閩有韓夢雲來，此其子也。」及夢雲至，相視愕然。夢雲具道其詳，朱橋大駭。鶴算持父哭，幾不自勝。是時鶴算已婚易氏女，不能從父之閩，夢雲遂留之二十日而別。秋英乃從夢雲入閩。閩士大夫及當道諸公，往來玉融，卜事求詩者，踵相接也。

萬曆癸巳年，秋英謂夢雲曰：「妾以冥數，得侍巾櫛，不自韜斂，籍籍人間。今者賓客如雲，答之則事涉漏泄，不答咎且歸君。然亦塵緣已盡，吾將從此逝矣。」夢雲及妻子聞之，驚愕挽留，秋英亦揮涕而別。於是合家皆號慟，為之舉喪。今遂寂然。

游會稽山記

天順年間，有鄒生者，名師孟，字宗魯，慶元縣人。年二十一，丰姿貌美，善會吟詠，博學才高。素聞杭州有山水之勝，西湖之景，遂乃令僕攜琴囊書劍，以往觀之。凡遇勝跡名山，琳宮梵宇，無不登臨游之。又聞會稽山以為天下第一奇觀，遂策馬往游。愛其秀麗，下馬步行，進不知止。頃間，斜陽歸嶺，飛鳥爭巢，天色將暝，退不及還。正交雜左右，乃一巨室也。俄有一青衣童子自內而出。鄒生近前而揖曰：「失路至此，欲假一宿，未知尊意如何。」青衣人報，出復命曰：「主母已允，請先生入內相見。」生隨之而進。只見疊謝重樓，麝蘭馥鬱。引至中堂，但見一少年美人，盛妝危坐，其顏色如花。見生降榻祇迎。生女相見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青衣遂捧茶至。茶畢，美人啟唇致問，鄒生實告鄉貫姓名。美人即呼侍妾設酒以待。但見肴醴馨香，迥異塵俗。旁立二美姬，身衣錦繡，手執檀香拍板，歌《天仙子》詞一闕以侑酒。詞曰：

金屋銀屏疇昔景，唱徹雞入眠未醒，故宮花落夜如年，塵掩鏡，笙歌靜。往日繁華都是夢。天上曉星先破暝，明滅孤燈隨隻影。翠眉雲鬢麝蘭塵，空歎省，成悲哽。無數落紅堆滿徑。

歌訖，美人遽止之曰：「勿歌此曲，徒增傷感。」生起坐致問曰：「仙娃高姓，閩閩何郡，郎君何人？」美人顰蹙曰：「妾本姓花，名喚麗春，臨安府人也。僑居於此二百餘年。先夫趙，表字咸淳，與妾為夫婦，十年而卒。妾今寡居。誓若有人能詠四季宮詞者，以稱妾意，不論其門戶高下，即與成婚。杳無其人。不知先生能之乎？」生曰：「但恐鄙陋，有污清聽。」遂濡筆而吟四絕云。

其一曰：

花開禁院日初晴，深鎖長門白晝清。

側倚銀屏春睡醒，綠楊枝上一聲鶯。

其二：

鎖窗倦倚鬢雲斜，粉汗凝香濕絳紗。

宮禁日長人不到，笑將金剪剪榴花。

其三：

桂吐清香滿鳳樓，細腰消瘦不禁愁。

朱門深閉金環冷，獨步瑤階看女牛。

其四：

金爐添炭燭搖紅，碎剪瓊瑤亂舞風。

紫禁孤眠長夜冷，自將錦被傍薰籠。

下筆立成四景宮詞，不加點綴。美人曰：「詠出宮詞，若身處其地者，真佳作也。妾今芳年無主，形影相弔。幸遇君子，才華出眾。妾不違誓，願托終身。君亦不可異心，妾身更無外慕。從茲偕老，永效于飛。」生起致謝。

已而夜靜酒闌，彼此忘懷，笑語歡謔，挨肩攜手，淫情各熾，遂入室解衣就寢，雲情雨意，兩相歡合，口送丁香，極盡綢繆。美人就枕上吟詩一律。詩曰：

幽閉深宮幾度秋，妝台塵鎖不勝愁。

故園冷落凌波襪，塵世經添海屋籌。

陰佞儷偕陽佞儷，新風流是舊風流。

追思向日繁華地，盡付湘江水上漚。

自是生與美人情好日密。每旦，令生居於宅內，不容出外，將及一年矣。忽一日美人對生語曰：「燈前對酌，盡此之歡。」然淚下如雨。生曰：「深蒙不棄，俯賜玉成。雖六禮之未行，諒一言而已定。仙娥何故發悲？」美人曰：「本欲與君共期偕老，不料上天降罰，禍起蕭牆。今夕盡此一歡，明朝永別。君宜速避，不然禍且及君。」生固問之，美人終不肯言。但悲咽流涕而已。生以謚言撫

慰，復相歡狎。美人長歎，吟詩一律。詩曰：

倚玉偎香甫一年，團圓卻又不團圓。
怎消此夜將離恨，難續前生未了緣。
豔質罄成蘭蕙土，風流盡化綺羅煙。
誰知大數明朝盡，人定如何可勝天。

迨次日黎明，美人急促生行。生再三留意，不勝悲愴。行未數里，忽然玄雲蔽空，若失白晝。生急避林中，少頃，雷雨交作，霹靂一聲，火光遍天。已而雲散雨收。生復往其處視之，則華屋美人，不知所在。只見旁邊有一古墓，被雷所震，枯骨交加，骷髏震碎，中流鮮血。生大恐懼。急尋歸路，回至寓所。詢問諸人，鄉人言曰：「此處聞有花麗春者，乃宋度宗之嬪妃。其墓亦在此山之側。」生因憶其言：所謂姓趙名，即度宗之諱名；而咸淳乃其紀年。又況宋之陵寢，俱在此山。而自宋咸淳年間，至我朝天順年間，實二百餘年。其怪即此無疑矣。急治裝具，回至慶元縣，備以前事白之於人，眾皆驚異。生感其異情，不復再娶。後修煉出家，游雲夢各省。將家業盡廢，遂入天台山，再不復返，不知所終矣。

趙合

進士趙合，貌溫氣直，行義甚高。太和初，游五原，路經沙磧，觀物悲歎，遂飲酒，與僕使並醉。因寢於沙磧，中宵半醒，月色皎然，聞沙中有女人悲吟曰：

雲鬢消盡轉蓬稀，埋骨窮荒無所依。
牧馬不嘶沙月白，孤魂空逐雁南飛。

合遂起而訪焉，果有一女子，年猶未笄，容色絕代。語合曰：「某姓李氏，居於奉天，有姊嫁洛源鎮帥，因往省焉。道遭黨羌所擄，至此過殺，劫其首飾而去。後為路人所悲，掩於沙內。今經三載。知君頗有義心，倘能為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，即某家榆耳。當有奉報。」合許之，請示其掩骼處。女子感泣，告之。合遂收其骨，包於囊中。

伺旦，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，揖合曰：「知子仁而義，信而廉。女子咨祈，尚有感激。我李文悅尚書也。元和十三年，曾守五原。為犬戎三十萬圍逼，城池之四隅，兵各厚數十里。連弩灑雨，飛梯排雲，穿壁決壕，晝夜攻擊。城中負戶而汲者，矢如毛。當其時，捍禦之兵才二千。激勵其居人，婦女、老幼，負土而立者，不知寒餒。犬戎於城北，建獨腳樓，高數十丈。城中巨細，咸得窺之。某遂設奇定計，其樓立毀。羌酋愕然，以為神功。又語城中人曰：『慎勿拆屋燒。吾且為汝取薪，積於城下，許人鈎上。』及太陰稍晦，即聞城之四隅，多有人物行動聲，雲以夜攻城。城中懾栗，不敢暫安。某曰不然，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，乃空驅牛羊行登其城。兵士稍安。又西北隅被攻，摧十餘丈。將遇昏晦，群胡大喜，縱酒狂歌，雲候明晨而入。某以馬弩五百，張而擬之，遂下皮牆障之。一夕並工暗築，不使有聲。滌之以水。時嚴寒，來日冰堅，城之瑩如銀，不可攻擊。又羌酋建大將之旗，乃贊普所賜，立之於五花營內。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。眾羌號泣，誓請還前擄掠之人，而贖其旗。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，待其盡歸，然後擲旗而還之。時逕救兵二萬人，臨其境，股票不進。如此相持三十七日，羌酋乃遙拜曰：『此城內有神將，吾今不敢欺。』遂卷甲而去。不信宿達宥州，一晝夜而攻破其城。老小三萬人，盡遭擄去。以此厲害，則餘之功及斯城不細。但當時賞罰無章，不得仗節出此城，空加一貂蟬耳。餘聞延陵韋大夫舊築一堤，將防水潦。後三十年，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願其功，而奏立德政碑然。若餘當時守壁不堅，城中之人，盡為羌胡之賤隸，豈存今日子孫乎？知子有心，請白其百姓，諷其州尊，與立德政碑足矣。」言訖，長揖而去。合既受教，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，俱以為妖，不聽。惆悵而返。至沙中，又逢昔日神人，謝曰：「君為言，五原無知之俗，刺史不明。此城當有大災，方與祈求幽府。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，此意亦息。其禍不三旬而及矣。」言訖而沒。果如期災生，五原城饑死萬人，老幼相食。

合挈女骸骨至奉天，訪得小李村而葬之。及明日，道側遇昔日女子曰：「感君之義。吾之大父，乃貞元中得道之士，有《演參同契》、《續混元經》，子能窮之，龍虎之丹，不日而成矣。」合受之，女子已沒。合遂捨家，究其玄微。居於少室。燒之一年，能使瓦礫為金寶；二年，能起斃者；三年，餌之度世。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。

虞秀才

陸次孫家閨門下塘。有琴川吳氏，僦其旁室居焉。其女美而知書，解詞曲，雅好樓居，倚欄吟眺，甚適也。既而徙上塘。過期不偶，憂思成疾死。

死後五年，次孫延崑山虞秀才廷臯教子，館於此樓。一旦，戲謂虞曰：「此吳家小娘子所居，餘香猶在也。今君孤眠長夜，得無憐而至乎。」虞年少子，聞之恍然。

迫夜入房，則此女在燈下。遂神迷心蕩，相與綢繆。自此無夕不至。後雖白晝，嘗見其在旁。久而擦擦日甚。其父亦授徒他處，亟來叩之，不言。固問，始吐實，云：「陸次孫害我。」父驚惋，具舟遣歸，女已在舟中矣。歸而坐臥相隨，妻雖同牀，弗能聞。未幾竟死。